



## 撞见“混沌”

□ 张凌

那天,喀纳斯的天气就像喀纳斯湖怪一样神秘捉摸不定,一小片雨,一小片晴,又一小片阴。从湖边往回走,要经太阳晒,冷雨淋,阴风吹,故多数游人步履匆匆或乘车直返。而这十几里的山路,如画似的铺排着鸭颈湾、卧龙湾和月亮湾,海湾相隔又相连。

时间又恰好是在10月初,正是秋的形象代表色——黄色漫山恣意挥洒的时候,红黄、金黄、橘黄、鹅黄、嫩黄、浅黄,深深浅浅的黄色在这里渐成霸王。而霸占了近三季的绿色也不想轻易退让,只是被黄色逼得阵地越来越少,颜色也由一色的深绿渐成了浅绿,黄绿。

就在这样的天气和这样五彩斑斓的地方,卧龙湾景区的高处坐着一个老者,苍苍白发,儒雅气质,神情淡然而怡然。他面前架着相机,却不看取景框,只是悠闲地抽着烟看着眼前那片浅滩。他坐了一个小时?两个小时?无人知晓。

远远地就看见了他。

我举着相机一直在噼啪乱拍,从进入喀纳斯景区就被缤纷的景色弄得激动不已以至有点晕眩。我只遗憾相机不好,不能用广角清晰地拍摄大范围丝丝逼真地摄入镜头,也不能理解那些匆匆的脚步。我贪婪地把目光所及的景色都一一摄入镜头,在这里,我和大多数人一样,认为绚丽的景色就是最美的,而画面越大内容就越丰富。

在走到他身边之前我就这么认为。

只看了他的取景框一眼,我的脑子里就“轰”的一下像起了化学反应,这取的是什么景呀?乍看上去画面黑乎乎的一片,在明暗半暗之间有一个圆点,圆点的周围环绕着一圈光环像是日全食,仔细看那半明半暗里好像影影绰绰有点什么……我移开目光再看眼前的那片浅滩浅水,滩上有黄黄绿绿的灌木和草丛,有深深浅浅的褐色滩涂和乱石,还有淙淙作响的流水,这一片油画似的不是美景吗?他怎么就偏选了那黑乎乎的一小片——褐色滩涂和流水的接合部。

喀纳斯湖景区素有摄影家天堂之美名,在这里“长枪短炮”比比皆是,早有摄影爱好者围在他身边,问其阴雨天怎么得到“日全食”的效果。答曰:“等。”

等?等什么?等阳光穿透乌云的瞬间,那个不起眼的只有磨盘大的深褐色小泥滩被光线包围?等浅浅的水面被微风吹皱?还是他本来就是来休闲的,拍不拍、拍什么都无所谓?所以才有足够的耐心看着那些不会在瞬间变化或会变化的景致,哪怕只是一小片泥滩的边缘在水中的光影变幻。

是在眼花缭乱的绚丽缤纷中不被诱惑的清醒?是“任其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”的克己笃守?还是阅尽人间春色后的淡然?

或许,在他眼里,虽不排斥绚丽,但绝不是只要绚丽就是最美;虽不排斥广角,但绝不是杂陈就等于丰富。他是想用最简单的色彩来诠释美的含义,用最简单的画面来诠释丰富的内涵吗?

他到底想用这混沌沌沌的画面表达什么?

乌云与乌云结成了联盟,聚在一起兴风弄雨,阳光则寻觅着每一个突围的缝隙。忽然,一道光线射出,那磨盘大的泥滩周边顿时泛起了亮光,极似日全食的天象。“快看!”有人惊呼,接着就是一阵“噼啪啪”按快门的声响。我也赶紧跟着“噼啪”了几张。只一会工夫,太阳仿佛体力不支,光线又暗了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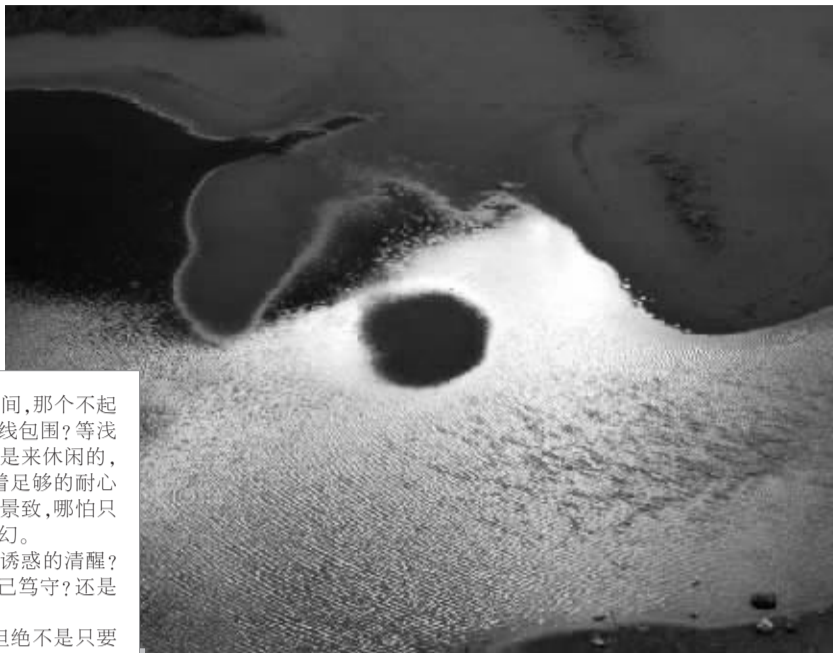
就像有一首歌唱的那样“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,从此再不能忘掉你的容颜”。像着了魔似的,我在他身后仅仅停留了几分钟,从此就再也忘不了这幅当阳光乍泄时半明半暗的画面。

离开喀纳斯多日,或黎明,或暗夜,抑或白昼,这画面总在我脑海中浮现。

这影影绰绰的一片,是天地初开尘埃未定的混沌宇宙?是道家阴阳图的改版?是暗夜向黎明的过度?是一个未解的谜团?是不知进退的维谷?是一段说不清的爱?……它像很多已知和未知已解和未解的东西,可仔细看它又什么都不是。那就张开想象的翅膀尽情地飞吧,但它的边缘又总在你想象力的前面。不知那老者将这组照片如何命名,而我则把东施效颦的这幅黑乎乎的照片取名为“混沌”。

别人拍摄的景致可以养眼,他拍摄的景致可以养心。

他是谁,来自何处,前往何方我皆不知,只知道他是一个智者!他在用镜头表达着他的哲学观:模模糊糊,可能就是世上最美的一种状态。



## 寂寞二程

□ 马继远

在陆浑,赏罢湖光山色,想起这里距“二程”故里好像不远,遂向人打听。湖岸酒家的老板称,此地北去十数里的程村,有座程夫子庙,应是我要找的地方。

对于乡民,程夫子庙的称呼可能更为通俗直白。而依程颢、程颐所创理学思想的地位,两人确也顶得起“夫子”之名。程夫子庙,定是“二程”的祠庙无疑。

偏离了洛栾快速通道的二程祠,找起来并不容易。当看到伫立路间的“两程故里”牌坊,我很兴奋了一阵,待站到二程祠棂星门前,又隐隐有些失落。正是黄金周旅游的高峰期,“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二程祠却朱门紧闭,落寞地隐身在民居之间,无人造访。

终于找到了守院人,他为我打开了二程祠的侧门。门开启,那被深锁许久的满庭桂香,立时扑面而来。院内古柏参天,碑石林立,青砖小径,亭阁殿宇,处处透着清凉幽静。我身上从门外带进的几分燥热,立时消散。当年,程门弟子朱光庭随同程颐外出讲学归来,逢人便讲的“与先生在一起,如坐春风之中”,是否就是这种满鼻清香、心神清明的感觉呢?

行走在树影斑驳的院内,抚摸着那些饱经风霜、字迹模糊的石碑,不禁让人思绪万千。历史上,孟子之后达千年,方有“二程”吐故纳新,重新建构儒学,开创理学一派,撑起了新儒家的大旗。加之是大儒周敦颐的门生,故后人谓“二程”“道接子舆,学贯濂溪”。在仕途上,“二程”却不得意。王安石变法时,因反对变法,程颢遭贬,终逝于应诏回朝途中。司马光、苏轼为首的保守派掌权后,程颐仍未得志,为避党争,他只好隐居在这把藤山下,潜心著书讲学。

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请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,这是“二程”的好友、理学大家张载的名言,可能也正是“二程”毕生的追求。其力倡的“天理”、“民本”思想,未能被用于治世救民,“二程”该是何等无奈!

“二程”学说,经由朱熹继承发扬,在元明清三朝又被执政者歪曲诠释,到上个世纪初,已成了专制愚昧的代名词。看到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、“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”等语句,人们很容易会想到“吃人的礼教”之类的骂名。而今,当儒家复兴、国学兴盛之时,“二程”依然备受冷落,如同院中那两株枯死的古柏,高高挺立,枝叶却不再繁茂。

道学堂内,“二程”手持笏板,正襟稳坐,似乎正为苍生黎民上书言事,真正的“言动不苟泰山严严之象,议论无懈大臣萋萋之风”。“二程”的师风,被誉为“和风甘雨”、“烈日秋霜”,能成为其门生者,当幸甚哉!

最后一进院落内,断砖残瓦成堆,房屋破败不堪,可能还没来得及修复。引人注目的唯有“程门立雪处”碑。站在碑前,遥想当年大雪纷纷,程颐在室内歇息,门生杨时、游酢立雪中等候老师醒来之情形,我真为两门生的恭敬虔诚而感动。程颐在梦中,是听到了九皋鹤鸣,还是望见了西岩戴雪?抑或,是仍在忧虑着黎民苍生,想着如何为生民请命?

这进破败的院落,想必此前曾用作学生教室。正房屋檐下暗黄的白灰墙上,依稀还可辨出一行暗红色大字标语:教育要面向现代化、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。故居和现代化口号跨越时空的结合,让人别生感触。近千年后,故居被用来教书育人,作为教育大家的“二程”,大概也是很乐于看到的。

可惜,琅琅书声此时亦不得闻。只有屋后把藤山上传来的几声鸟鸣,无端地,增添了二程祠内的寂静和落寞。

## 再相逢

□ 申艳梅

深秋的周山,有一种冷静的美。微微薄雾笼罩着山林,凉凉的空气有种让人醍醐灌顶的清醒。拾级而上,山路两侧的圆柏傲然挺立着,像两排英姿勃发的士兵在站岗守望。去往周三王陵的路上,树叶变黄,纷纷化蝶舞。

有种泪如泉涌的冲动,思绪被拽到了十年前。

2001年,大学刚毕业的我们,上班第一个月,被派到周山上收花生,在农家吃派饭。炎热的秋老虎天气,从来没有干过农活的我,流了三天的鼻血。那一年冬天,我们开始参加周山森林公园二期工程规划和实施,当时我负责17标段的规划设计并担任该标段监理。几个年轻人像电影里下乡的知青,以苦为乐,在周山上摸爬滚打磨炼着青春。

2003年夏天,完成二期人工造林的周山,漫山遍野的小树苗,在杂草丛中喘息。我们临危受命,大干十天,完成了1700亩周山的除草任务。那时我负责周三王陵的除草任务,披星戴月与时间赛跑,带着三四百个农民工兄弟在周山上挥汗如雨,给他们送水喝,一遍遍翻山越岭督促进度,跑坏了三双球鞋。记得周三王陵东一片栽植银杏树的地块,银杏长势很弱,铁杆蒿比银杏都粗壮。炎热的中午,我亲自抱着割草机割草。这一片铁杆蒿割起来最费劲,

不小心割草机扫到裤边上,裤腿被划开,我依然记得当时的场景,天热得透不过气,我孤单地坐在地头,等待同事来送裤子。

十年光景,一晃而过。周山,曾经挥洒青春热血和汗水的地方,曾经在记忆里刻下深深的烙印,曾经以为会牵肠挂肚念念不忘,曾经以为是生命里最嘹亮的歌声。然而,青春呀,来不及回味,来不及怅惘,甚至来不及挥一挥手,序曲早已了无声息,忙忙碌碌的我,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回来了。如今的她,像与记忆失散多年的孩子,郁郁葱葱亭亭玉立。我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拥抱她,用心感受着她的一颦一笑,感受那灿烂的呼吸,那飞扬的青春扑面而来的气息。纠结的记忆,释然又轻松,原来,最宝贵的果然不是得不到的和已失去的,而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分分秒秒。不管是欢喜和忧伤,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,都将成为我们心中一颗颗璀璨的星星,照亮我们的生命之旅。

我所惦念的绿博园,睡梦里依旧如诗如画的山楂树,在每一年春天,依然盛开雪白的花朵;在每一年的九月,依然红果满树。就如多年后偶然的邂逅,应该也是如水般的心情了。相逢的人再相逢,山楂树开花了,依旧笑春风。从此,不再想念,不必回首。